

花火

“我不管你为什么
才嫁给我，
我是真的想娶你。”

云遥 著

兰陵 萧美娘

上

卷外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兰陵萧美娘

云遥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兰陵萧美娘 : 全2册 / 云遥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94-2203-3

I. ①兰…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3350号

书 名 《兰陵萧美娘》(上下)

作 者 云 遥

出版统筹 汪修荣 邹立勋

选题策划 吴小波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唐 慧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湖南凌宇纸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385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203-3

定 价 64.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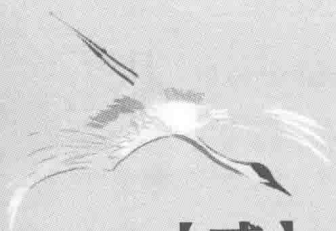
【壹】

一去心知更不归

她嫁衣如火，可惜浮生凉薄。

一	灾星降世	002
二	竹马情深	009
三	奉旨联姻	015
四	凤命缠身	020
五	嫁衣如火	027
六	燕燕于飞	033
七	翩翩君子	038
八	阴错阳差	043
九	歌为谁歌	052





【貳】

定不负，相思意

江山秀丽，草芥微渺，我跟着你就是了。

二十九	轻薄公子	195
二十八	君为良人	187
二十七	少年意气	179
二十六	边陲外患	173
二十五	高山流水	163
二十四	独赠暖香	154
二十三	云想衣裳	149
二十二	往昔不记	140
二十一	月下情长	134
二十	唇亡齿寒	127
十九	接风家宴	120
十八	晋王杨广	115
十七	离人将归	107
十六	前朝孤女	097
十五	溺水宫人	092
十四	荷韵悠长	086
十三	宫闱之怨	080
十二	东宫之争	075
十一	帝后情深	065
十	宇文成都	060



【叁】

别作深宫一段愁

此间是你，天下是你，余生也是你。

三十	晴日策马	205
三十一	咄咄相逼	213
三十二	暗藏杀机	218
三十三	猝然小产	224
三十四	出言挑拨	230
三十五	云中来书	238
三十六	贼喊捉贼	244
三十七	私藏麝香	249
三十八	色授魂与	257
三十九	此间余生	265
四十	落梅深处	274



【壹】一去心知更不归

、她嫁衣如火，
可惜浮生凉薄。



【一】灾星降世

公元317年，五胡乱华，建朝不过百年的晋朝被迫南迁，建立东晋政权。

公元420年，刘裕灭东晋而建宋，至此南北对峙，史称南北朝时期。

南朝政局动荡，皇权更迭，百余年历刘宋、南齐、萧梁数个王朝，侯景之乱后兰陵萧氏的旁支在北朝西魏的扶持下偏安江陵继承梁统，是为西梁。

公元562年，萧岿即位，年号天保。

天保六年二月十九日，江陵。

夜渐渐深了，梁国皇宫却依旧灯火通明，宫人们提着灯笼步履匆匆，在长长的宫道上留下杂乱的脚步声。

这一日身怀六甲的皇后突然要生产，已经过去整整一天了，皇后痛死过去好几次，可是孩子却一点儿不知道体谅母亲，让一众稳婆和太医束手无策。

萧岿在昭阳宫前徘徊，双手负在背后眉头紧锁，愁云密布，二月生产本就不吉，何况这孩子这么难缠，恐怕……

他叹息一声，听屋里女人的哭喊声听得烦闷，站在廊下抬头看晴朗的星空，想要稍稍喘口气。

然而，天上的星星却在他心上落下了重重的一击。

荧惑星在心宿徘徊不去，和心宿中最亮的大火星交相辉映，红光如血似火，像是延绵起伏的战火和动荡……

这是，荧惑守心，大大的凶兆！

萧岿直勾勾地看着天上的星象，耳边的哭声反而渐渐远去，只能听见自己有些紊乱的心跳，眼前则是哀鸿遍野的荒芜。

荧惑守心，天下大乱。

如今这天下正是多事之秋，中原各国之间暗潮汹涌，却堪堪出现了荧惑守心的星象，莫不是梁国要有灾厄？

他正愁眉苦思，却听见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天际，虽然回了神儿他还有些发愣，转身望向帷帐深处。

帷帐深处烛影摇红，另有一种奇异的香气在夜色中弥漫开来，甚至盖过了院子里的梅香。

宫女欢喜地跑来向他道贺：“恭喜陛下，是个小公主，小公主生来体带异香，不是凡人！”

萧岿闻着这香气却仍是眉头紧锁，让报喜的宫女有些惶恐，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主子。

昭阳宫的宫人来来往往嘈杂得很，可萧岿却只听得见草木婆娑的声音，四处无风，何来草木声？

一个宫人举着宫灯发出一声惊呼，“那是什么？！”

萧岿也抬起了头，看见苍茫夜色里突然出现了许多黑影，看上去黑压压的有些吓人，胆小的宫人们都拥挤着躲进了宫室里，只有萧岿站在那里，神色凝重。

待那黑影越来越近，他才借着灯火看清，原来是成千上万只蝴蝶被这异香吸引而来，绕过院子里的点点红梅，在月色下有一种朦胧美，在萧岿眼里却仿若鬼魅。

春寒料峭的二月，不该是有蝴蝶的时节，它们却这般声势浩大地来庆贺小公主的诞生，又怎么能活得长久呢？

果然，不过片刻，孱弱的蝴蝶便在寒冷的夜色里纷纷坠落，

如同一场大雪，瞬息间落了满地。

有些年纪小的宫女叹息这些蝴蝶的命运，萧岚看着满地蝴蝶尸体，却头皮发麻。

小小的婴儿刚出生就害了这么多条命！

这个孩子诞生在不吉利的二月，又碰上了荧惑守心这样的星象，然后蝴蝶纷纷横尸宫苑。

在萧岚眼里，这些蝴蝶已然不再是蝴蝶，他看见了铁血与烽烟。

他低着头看着蝴蝶，久久不能回神儿，心里乱得很。这个孩子不是凡人，怕是妖孽。

这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萧岚在听到那独特的脚步声的时候这样想。

果然，远处隐隐走来一个人，模模糊糊地看不分明，只看得出那人走得极快，像是乘风而行，不一会儿就到了萧岚面前。

“陛下。”

来人身穿灰色道袍，身形消瘦但目光矍铄，看上去颇有几分出世的风骨。他手里拿着拂尘就向萧岚行了大礼。萧岚连忙扶起了他，“袁道长”，他指了指一地的尸体，“您怎么看这荧惑守心？”

袁天罡也被这些蝴蝶吓到了，半晌才朝着满地的尸体告了哀，然后站定，“今日宫中可有阴人出生？”

袁天罡是有名的术士，传闻他能上达天听，占星卜卦最为拿手，因此很得萧岚信任，经常跟着他研习星象。

因此听他这么说，萧岚面色复杂，望向了里间那重重叠叠的黄色帷幔和帷幔后影影绰绰的人影，沉声道：“皇后刚诞下了小公主。”

袁天罡拂尘一甩，“陛下让贫道给小公主批个命吧。”

萧焄犹豫片刻，便吩咐人告知皇后张氏一声，然后领着袁天罡进了昭阳宫。

昭阳宫中，张皇后已经知道了事情始末，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婴，坐在萧焄身侧一言不发。

袁天罡端坐正中，合眼凝神，四下里一片死寂，连方才哭闹的小公主都安安静静地睡在母后怀里。

张皇后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偷偷打量萧焄，他自进了屋连一眼都不曾看过他新出生的女儿，那张铁青的脸活像是个煞神。

“小公主命格异数，生来不祥，亡国祸民，留不得。”

话音未落，张皇后也不管萧焄是不是不高兴便呜呜哭了起来，她是个妇道人家，不懂什么道理，自然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她好好的女儿，就“留不得”了呢？

萧焄转头看着张皇后，眼里闪过一丝犹豫，却很快冷冻成冰，“把孩子交出来吧。”

“陛下开恩啊！”张皇后哭红了眼睛，跪倒在萧焄脚下，“陛下就是不怜惜她，也请怜惜臣妾，臣妾只有这一个女儿啊！”

萧焄对这个皇后很有几分敬重，这些年来夫妻二人举案齐眉从来没有红过眼，如今她不顾身份礼数跪倒在他面前，他怎么能不心软？

可是，这个孩子是亡国祸民的妖孽，他闭了眼，只恨这孩子投错了胎，不该生成他的女儿。

袁天罡便坐在那里默默闭目养神，不置一词，仿佛眼前的一场闹剧与他无关。

而一直在怀里安睡的小婴儿像是察觉到了危机，“哇哇”哭了起来，孩子的哭声本是最聒噪的，何况萧焄正是心神不宁的时

候？

他一发狠砸了手边的茶盏，一声脆响过后张皇后便垂头止了哭声，轻声道了一句“陛下息怒”，像是一个习惯。

萧岍看着她，她抱着孩子跪在地上，低着头却挺直了腰，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抱着孩子没有办法拭泪，泪水便顺着她的脸颊滑落，打湿了衣襟。

他还是不忍心的。

“你先起来吧。”

张皇后不敢忤逆萧岍，只好默默起身，坐回了位置上。

萧岍轻叹了一口气，无奈道：“道长可有别的法子？”

袁天罡这才睁开眼，缓缓道：“要么，就把公主养在宫外，只当没生过这个女孩儿，说不定能瞒过神明，保梁国太平。”

萧岍沉思片刻，转向了张皇后：“这样可以吗？”

张皇后听说能留下孩子的命，哪有不愿意的，眼里还噙了泪水就已经换上了笑容，“只要能让她活，臣妾绝无异议。”

萧岍这才对着伺候的小内监道：“传东平王入见。”

不过多会儿，东平王萧岌就到了，听萧岍说要让他代为抚养这小女婴的时候大为诧异，“可这是皇兄的嫡女啊！”

“她生来不祥，留她活命已经是开恩了。”萧岍脸色很不好看，话也说得有些绝情，这让萧岌有些不满。

“皇兄这么做，可曾顾及父女之情？”

“朕倒是希望没她这个女儿。”

张皇后知道萧岍做了极大的妥协，也在拿梁国的命运在赌，私心里便不愿让人这么说他。于是她起身亲自抱着孩子走到萧岍面前，“六弟是仁厚之人，小公主由你代为教养，本宫很安心。”

萧岌看张皇后红肿的眼睛，便是有怨也只能长叹一口气，接过了孩子，“臣弟定不负皇嫂所托。”

说完他低头看了看这可怜的娃娃，她在他怀里倒是很乖巧，软绵绵的一团看了就让人心生怜爱，真是苦命的孩子，背了不祥的预言，这一辈子，还不知道要怎么走呢。

萧岌捏了捏小女婴的脸，便向帝后请辞，萧岌点了点头就让他退下了，却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唤住了他。

萧岌回头，有些不解，“皇兄还有吩咐？”

萧岌动了动嘴唇，似有犹豫，过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去，“多谢你了，六弟。”

那时候的萧岌，看上去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小公主乖巧可人，萧岌夫妇也是极和善的人，把她视如己出，虽是没有了亲生父母的疼爱，可到底也是锦衣玉食的金枝玉叶。

萧岌看她渐渐长开，原先皱巴巴的小脸儿变得白皙柔嫩，大眼睛分外有神，显出一副聪明样，灵气十足，愈加喜爱。

可惜萧岌厌恶她不祥，连名字都不曾赐予她，他也不敢自作主张，平时也只唤她的乳名“美娘”。时间一长，东平王府上上下下的人也都这么称呼她，等到了萧岌终于想到要赐名的时候，也就省了不少事，只唤作萧美娘。

非大雅亦非大俗，却也勉强算是雅俗共赏。

可或许就是为了印证荧惑守心的动乱征兆，就在萧美娘百天的时候，陈国以梁国收留叛将华皎为由大举进犯，萧岌立刻联合北周反击却是步步退败，溃不成军。

正在萧岌焦头烂额的时候，东平王萧岌和王妃相继去世，举

国上下人心惶惶，就连市井上的三岁小儿都知道说这是因为萧美娘不祥，不仅为梁国招来了战争，还克死了养父母。

这样的妖孽，不杀了还等她亡国吗？

萧岍正被陈军逼得无路可走，听了这样的话更是心头火起，提着剑便闯进了昭阳宫。

在东平王夫妇去世后萧美娘就被张皇后接到了自己身边，她知道萧岍一定会来找她算账，却没想到是这般的来势汹汹。

“孽障在哪儿？！”

萧岍红了眼睛，张皇后从未见过如此暴怒的他，忙跪下来去扯他的衣角，“美娘何辜，陛下看在臣妾膝下无女的分上，也饶她不死吧！”

“饶她不死，让我梁国上下为她陪葬吗？！”萧岍狠心踢开了张皇后，闯进了内室，萧美娘正在摇篮里安睡着。

婴儿的睡颜总是最干净澄澈的，萧美娘闭着眼睛，对这世上的一切都还无知无觉。

不知道这世间事的残忍，亦不知道这世间人的温情。

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闭着眼睛睡在她的小摇篮里，时不时地咂巴一下嘴巴，嘴角挂着笑，也不知道是做了什么美梦。

这是他的女儿，雪团似的小娃娃，粉雕玉琢的，实在是惹人怜爱。尤其是她睡着的时候，安详静谧，让人忍不住就想亲亲她。

可他是她的父亲，却没有抱过她，也不曾好好看看她，原来一眨眼的工夫，已经长得这般大了。

萧岍本就是個孝悌仁慈的人，何況和蕭美娘有着骨肉血亲，父女天性是抹不去的。

他手里提着剑，却下不了手要她的命，只是死死盯着萧美娘，像是怜悯，又像是无可奈何。

虎毒不食子，他到底是狠不下心来。

可是，她的存在，又的确是个违背天道的错误，她会给梁国带来灭顶之灾。

他是一个父亲，可他也是梁国的皇帝。

张皇后跟着闯进内室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犹豫的萧岿。

只要他犹豫，就还是有希望的。

她快步冲上去夺走了萧岿的剑，就跪在摇篮旁，“陛下若真要杀美娘，不如就先杀了臣妾，臣妾先走一步去黄泉路上等着她，也免得她无依无靠的让小鬼欺负。”

萧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亡她，可天要亡我啊。”

“袁天罡也说可以把她养在宫外的，陛下，饶了美娘吧。”

“养在宫外？六弟的下场，你看到了，如今整个江陵城，谁还敢收养她？”

萧美娘不祥之名已经落实，是啊，谁还敢呢？

张皇后跪了许久，缓缓道：“有一个人，他敢。”



【二】竹马情深

张轲抱着萧美娘回到府上的时候就知道要鸡犬不宁。

果然，还没进家门，就有一个花瓶碎在了脚下，然后是女子尖厉刻薄的声音，“你要是敢把那个生来不祥的小孽障带进家门，我就敢把你张家的东西摔烂了回娘家！”

张轲看着尚在怀里安睡的婴孩，实在是无奈，一边是无人照顾的外甥女，一边是凌厉悍妒的结发妻子。

“别闹了，这是圣旨，你敢抗旨，你去和陛下说。”张轲也不敢进门，只站在屋外大喊道。

“我不敢抗旨，你去和你那个好姐姐说清楚，她生的孽障她自己养活，何苦带累旁人！”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张轲没想到自家夫人会如此出言不逊，气得发抖，大步进屋，果然看见妻子陈氏坐在高椅上，义子张宝成侍立在侧，也是害怕的神情。地上全是碎瓷片，想来她在接到圣旨之后已经大闹了一番了。

张轲是安平王萧岩的僚属，张皇后的弟弟。虽然有个当皇后的姐姐，可是他为人刚介耿直，不屑攀附裙带关系，因此日子过得清贫。他也是个能安贫乐道的性子，并不多埋怨什么，只是娶了个嘴碎的妻子。

陈氏出身小门小户，当年也就是看中了张轲还算是个皇亲国戚才嫁给了他。谁晓得张轲这么多年了一点前途都没有，早就心生不满，动不动就要埋怨高高在上的皇后不知道帮扶一下她的兄弟。

不过时间久了，陈氏倒也消停了不少，谁知道如今帮扶指望不上就算了，还塞了一个丧门星过来，这不是成心和他们过不去吗？

“我说的是什么话？我倒要问问你，你办的是什么事？”陈氏指着张轲破口大骂，“人家王爷都被克死了，你是觉得你命比人家王爷还重？还是说你觉得自己就是贱命一条，不信这个邪？我可告诉你，你自己不要命了我不管，你倒是给我一纸休书，我不给你这闷葫芦垫背！”

“你！”张轲被气得说不出话来，怀里的萧美娘却被吓得大哭，

哇哇的吵得人脑仁儿疼。

“哭哭哭，就知道哭！我们都要被你害死了！”陈氏说着说着竟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来，张轲两头难顾，十分狼狈。

好在张宝成是个懂事的，从张轲手中接过了哭闹的萧美娘，“义父劝劝义母吧。”

张轲欣慰地点点头，他这一辈子，仕途上无所指望，妻子又是这样的性子，也就是收了这么一个义子，年纪不大可是为人老成稳重，能给他一点宽慰。

“把妹妹带下去休息。”张轲这么吩咐了一句，眼看张宝成把萧美娘带走了才走到陈氏面前，抚上了她的背，“好了，皇命难违，认了吧。”

“我不认，为什么要我认？”陈氏哭哭啼啼的，“自我嫁给你，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如今这丧门星进了家，哪里还能活？你这个姐姐真是打得好算盘，她自己怕死不敢养，就把孩子丢给你。平日里又不见有什么帮衬的，好处全让她给占了，凭什么？”

“你说你，怎么说这种没道理的话来？”张轲是个吃软不吃硬的，陈氏这么一服软，他心也跟着软，忙搀着陈氏坐下，“姐姐的意思是，东平王姓萧，算是同族，我姓张，是外族。美娘生来不祥，不能养在宫里，说不定找个外族的人，就能保全了。”

陈氏听如此说稍稍消了气，只是嘴上还不服气，“那为什么要找你？你们不是还有个妹妹吗？怎么不找她？江陵城的外姓也多了，又为什么不找他们？”

“你这话可是糊涂了”，张轲知道陈氏已经回转，也就好声好气地，“妙芬如今是王妃，夫家是姓萧的，外姓虽多，终不如本家来的亲近。再说，若是真能保全美娘，以后她就是公主，自